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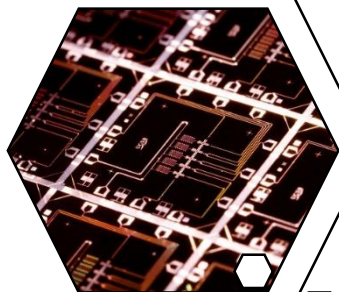
# 关于离子阱的 那些事儿

南科大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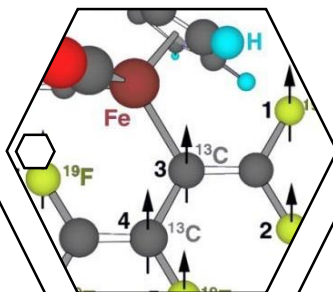
张君华

2019. 07. 14

常见的系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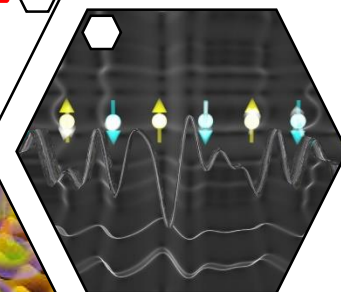
核磁  
共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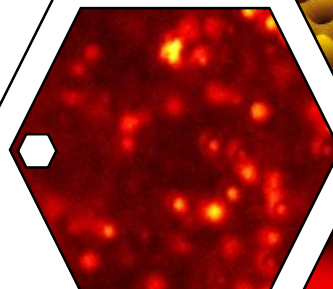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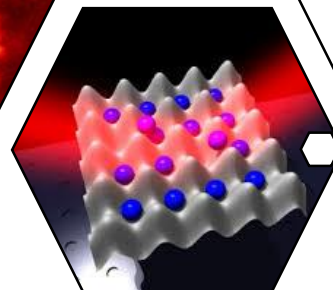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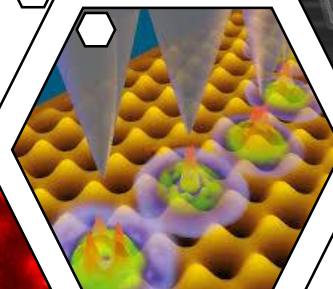
金刚石  
色心

硅  
量子点

离子阱



超冷  
原子



先来  
复习一下  
原子物理

原子能级

电子的  
总自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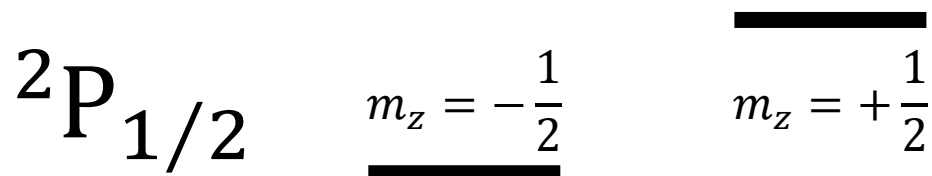
电子的  
轨道角动量

$$2S+1LJ$$

S,P,D,F...对应  
 $L = 0, 1, 2, 3 \dots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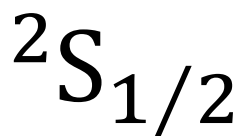
系统的  
总角动量

$|L - S|$ 到 $L + S$   
的半整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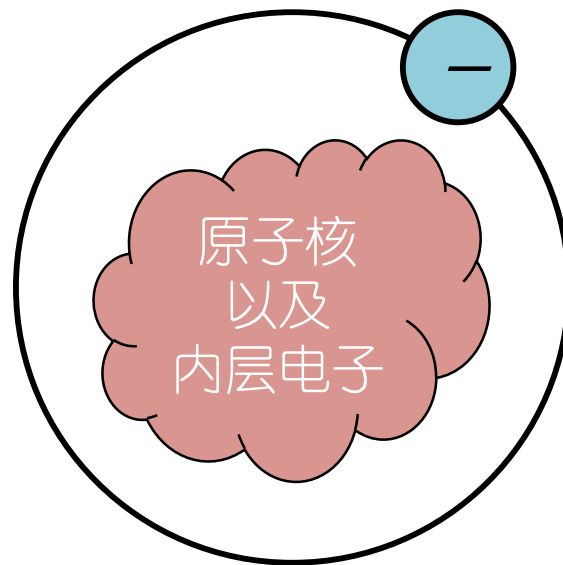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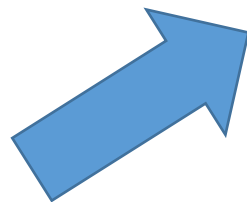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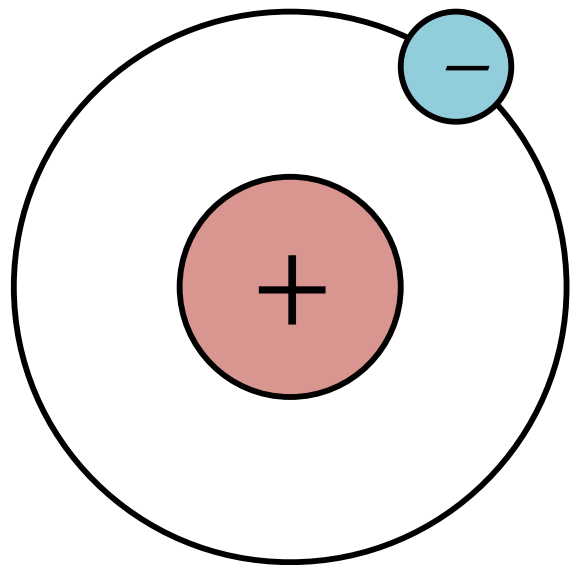
电偶极  
跃迁

磁偶极  
跃迁



Zeeman  
分裂

碱金属原子



能级结构  
类似于  
氢原子

如果原子核  
也有自旋

电子自旋、核自旋均  
为 $1/2$ ，且二者平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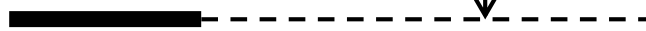
$F = 1$



二者反平行

$F = 0$

$^2S_{1/2}$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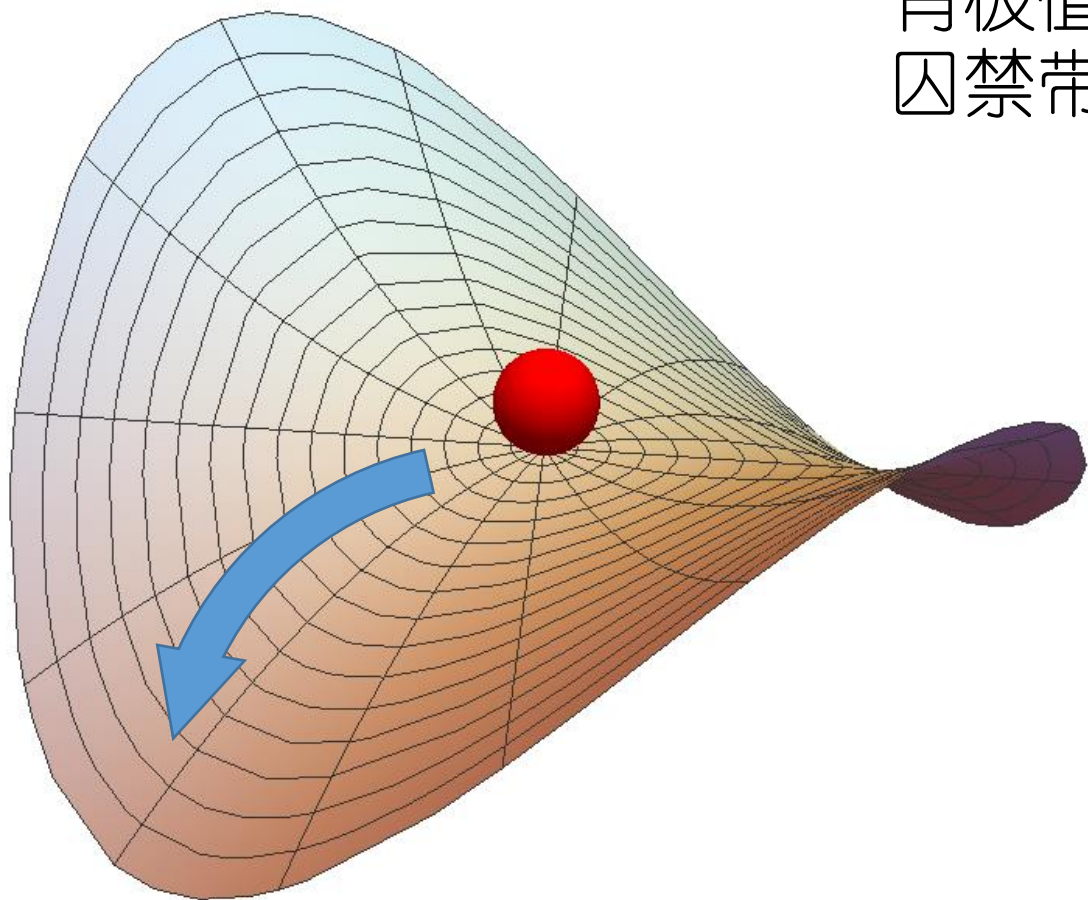
超精细  
分裂

离子的囚禁



根据拉普拉斯方程.....

无源静电场势能没有极值，无法稳定囚禁带电粒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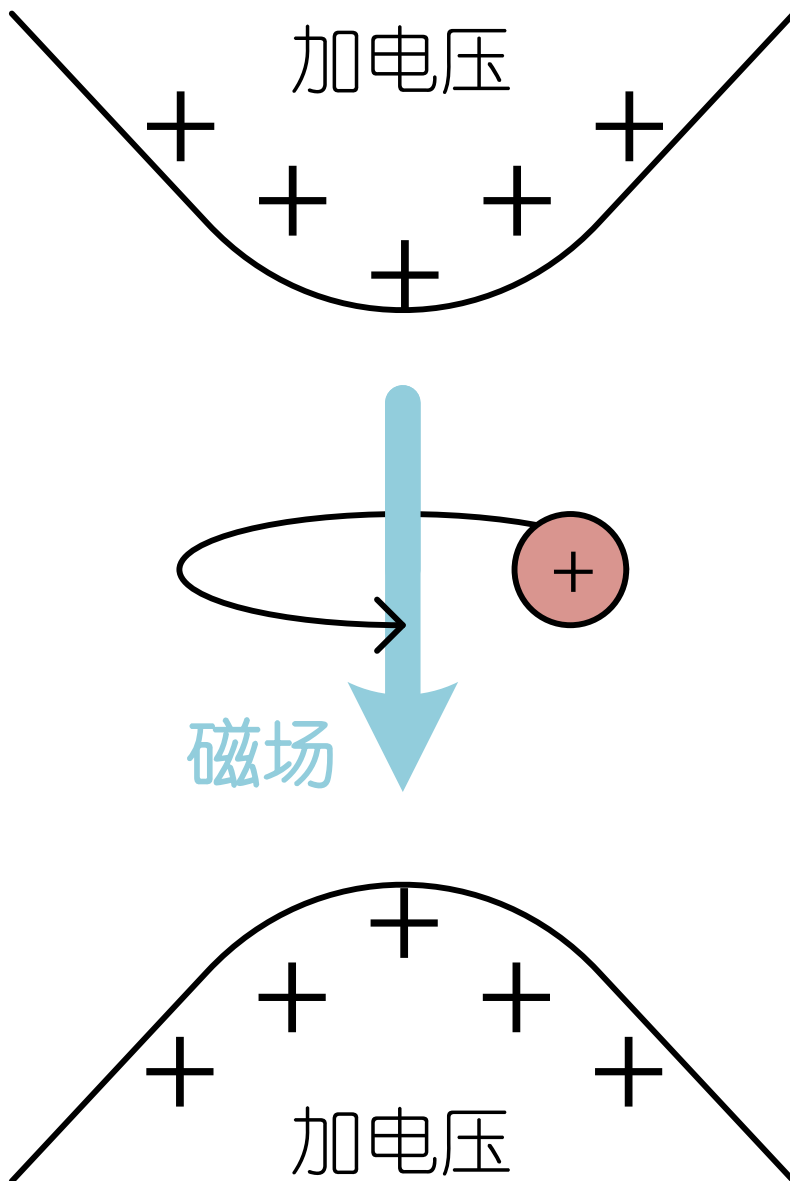


那么就有两种方案..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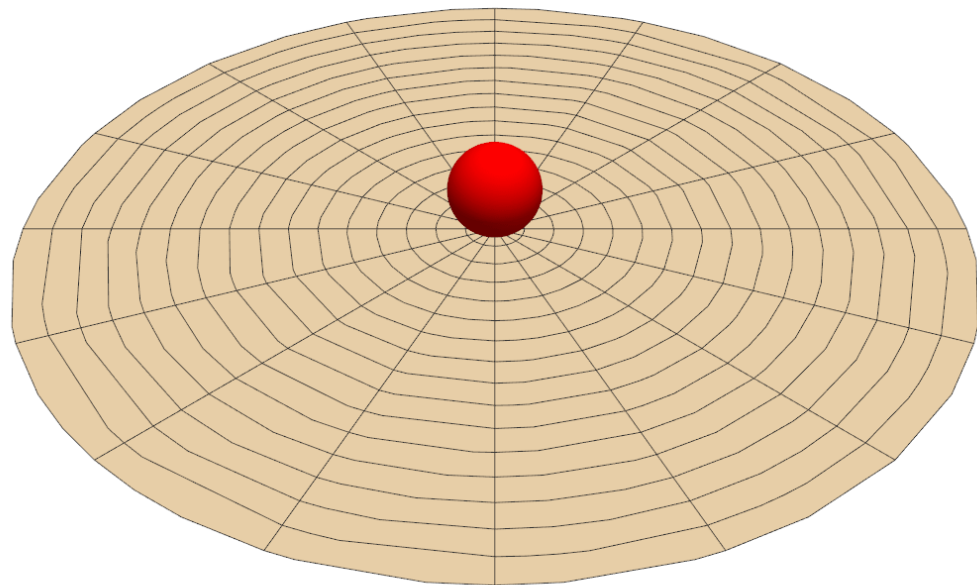
其一，**Penning**阱：  
轴向由静电场束缚，  
径向由磁场束缚，  
离子在阱中转动。

角速度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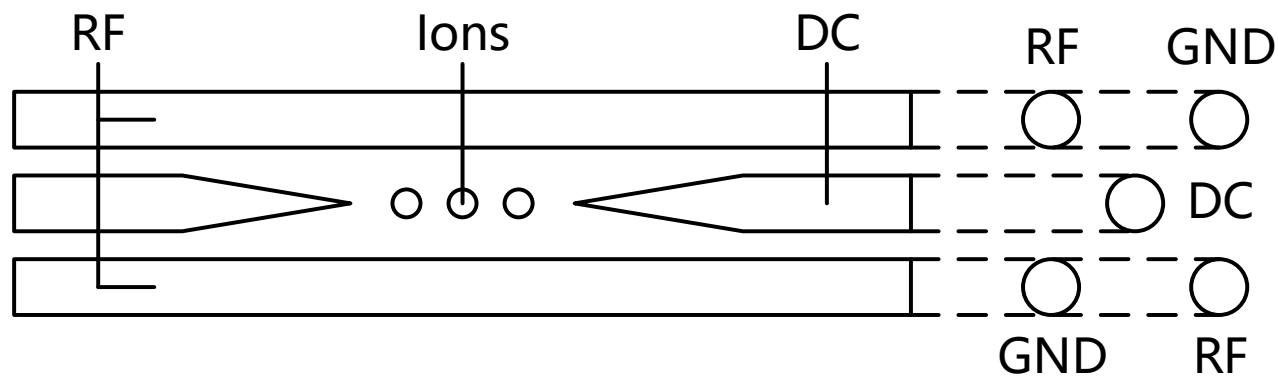
$$\omega = qB/m$$



那么就有两种方案..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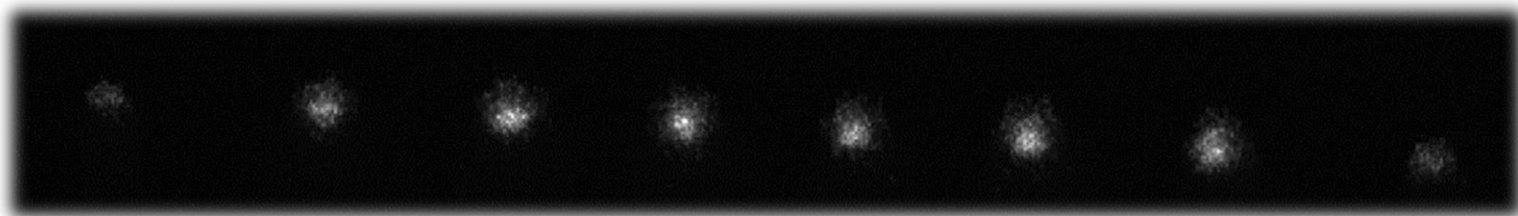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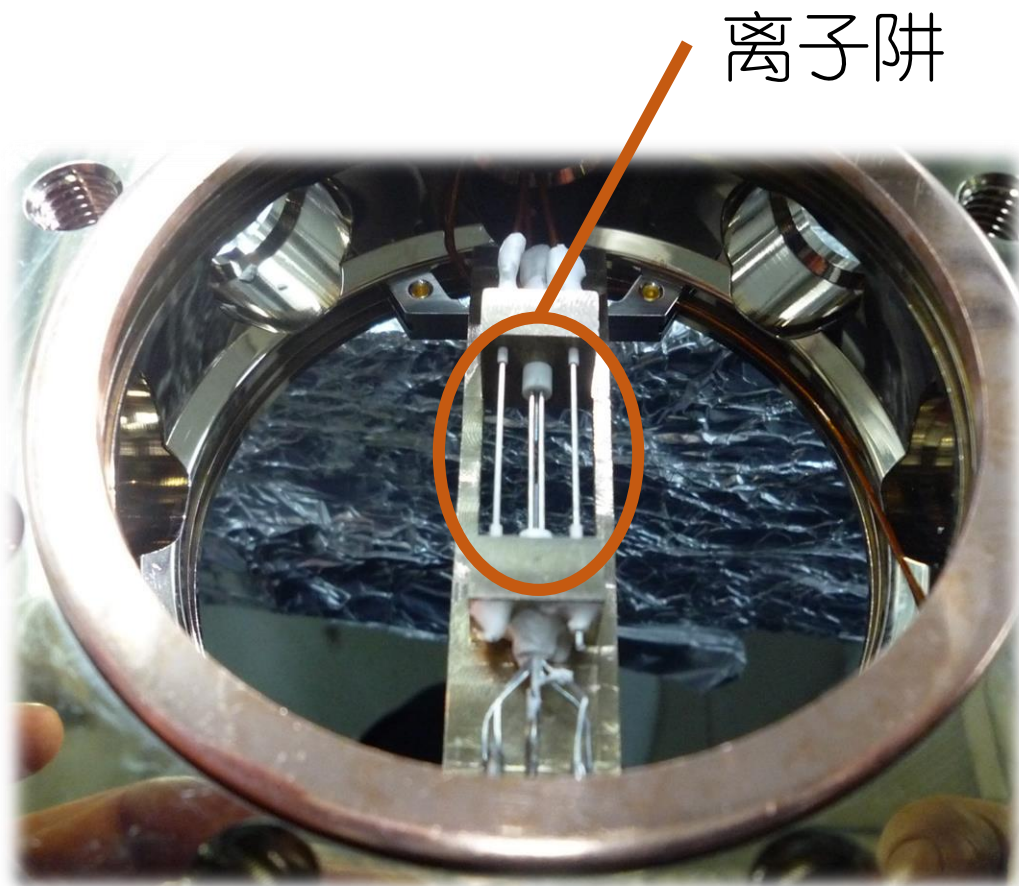


其二，**Paul**阱：  
轴向由静电场束缚，  
径向由射频电场束缚，  
离子在阱中看上去是稳定的。



先来个  
直观的概念

阱里的离子  
长这样



然后是  
虐人的理论

电势能

直流电极到阱中  
心的等效距离

轴向直  
流电压

$U(x, y, z, t)$

电极形  
状系数

$$= k \frac{V_a}{2} \cdot \frac{2z^2 - x^2 - y^2}{A^2}$$

径向射  
频电压

$$+ \frac{V_r}{2} \cdot \frac{x^2 - y^2}{R^2} \cdot \cos \Omega t$$

射频电  
场频率

射频电极的  
等效距离

继续  
虐人的理论

不可能存在局部极小，  
因此 $x^2$ 、 $y^2$ 系数为负

轴向必须是  
束缚势阱，  
 $z^2$ 系数为正

$$U(x, y, z, t) = k \frac{V_a}{2} \cdot \frac{2z^2 - x^2 - y^2}{A^2}$$

考虑系统的镜  
像对称性，因  
此没有 $x, y, z$ 的  
一次项

$$+ \frac{V_r}{2} \cdot \frac{x^2 - y^2}{R^2} \cdot \cos \Omega t$$

同理，无局部极小，  
因此 $x^2$ 、 $y^2$ 系数反号



由电势可得电场：

$$\begin{aligned}\vec{E}(x, y, z, t) \\&= \frac{kV_a}{A^2} (x, y, -2z) \\&\quad - \frac{V_r \cos \Omega t}{R^2} (x, -y, 0)\end{aligned}$$



由牛顿第二定律可得：

$$\frac{d^2}{dt^2} r_i + \frac{\Omega^2}{4} [a_i + 2p_i \cos \Omega t] r_i = 0$$





虐人的理论  
要发大招了

$$p_x = -p_y = \frac{2qV_r}{R^2\Omega^2 m},$$
$$p_z = 0$$

阱中单个  
离子的位  
置坐标

$$\frac{d^2}{dt^2} r_i + \frac{\Omega^2}{4} [a_i + 2p_i \cos \Omega t] r_i = 0$$

$$a_x = a_y = -\frac{a_z}{2} = -\frac{4kqV_a}{A^2\Omega^2 m}$$

$i = x, y, z$

虐人的理论  
在大杀特杀

直观理解：

离子足够重或电场频率足够高，离子不会被电场大幅度带着跑

假设  $|p_i|, |a_i| \ll 1$ ，则有

$$r_i(t) = A_i \left[ 1 + \frac{p_i}{2} \cos \Omega t \right] \cos(\omega_i t + \phi_i)$$

某个无关紧要  
的幅度系数

阱频率  $\omega_i = \frac{\Omega}{2} \sqrt{a_i + \frac{p_i^2}{2}}$



- 静电场无法稳定囚禁带电粒子
  - Penning阱：静电场和磁场
  - Paul阱：静电场和射频电场
- 在Paul阱中，如果射频电场频率够高、离子够重，则射频电场可等效为赝势处理，离子等同于在一个简谐势阱中振动

# 离子的 激光冷却



刚被囚禁住的离子一般动能较大，  
会在阱里跑来跑去，不能形成稳定的结构.....

那就得让它们冷下来！



该如何让秋千停下来？

当秋千荡过来的时候推一下！

离子拿什么推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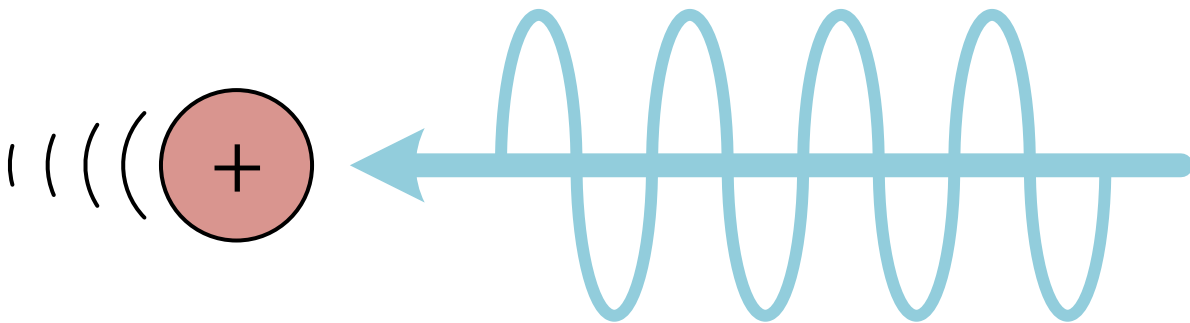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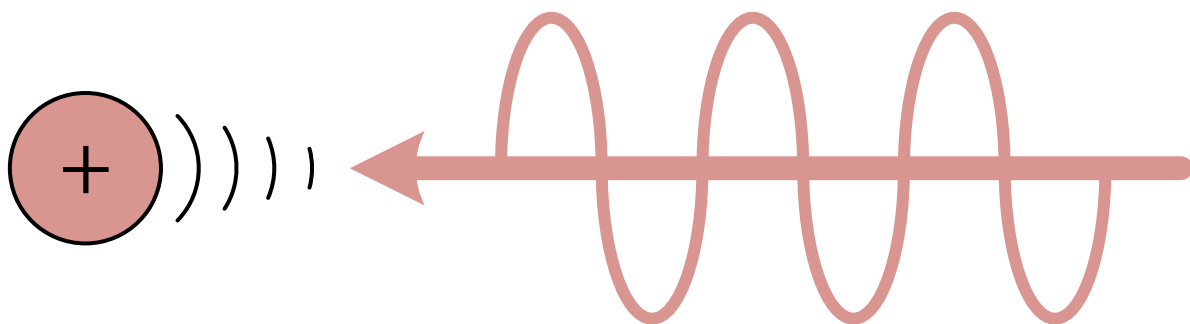
用激光！

Doppler  
效应

激光的波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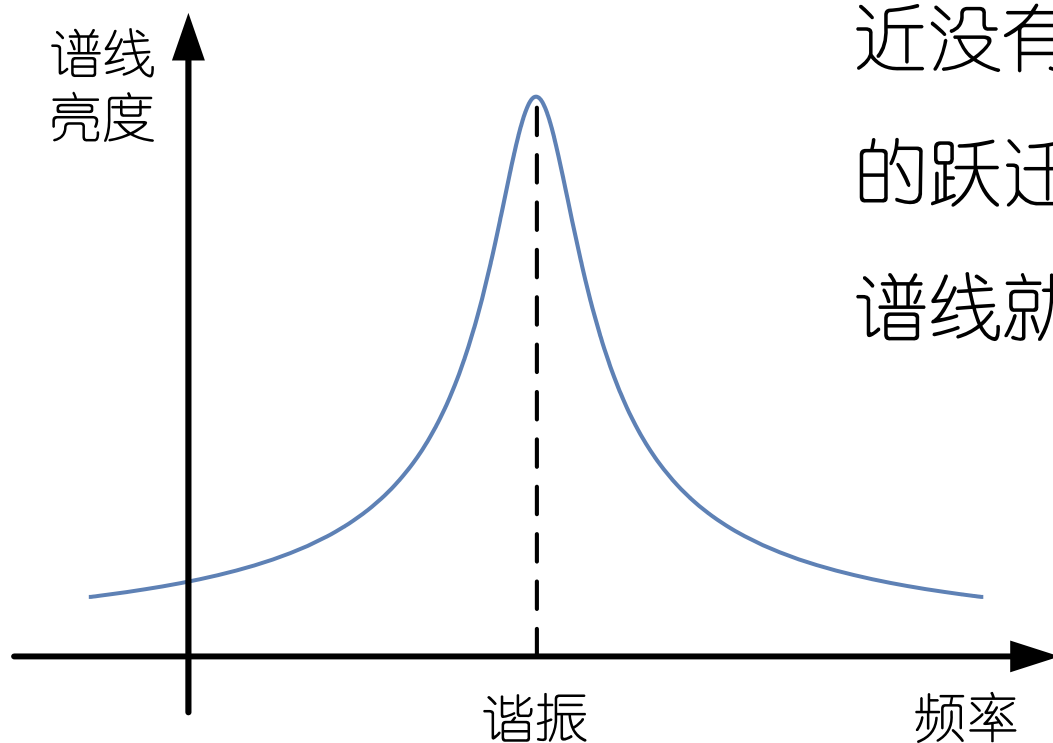
$$\Delta f = kv$$

离子的速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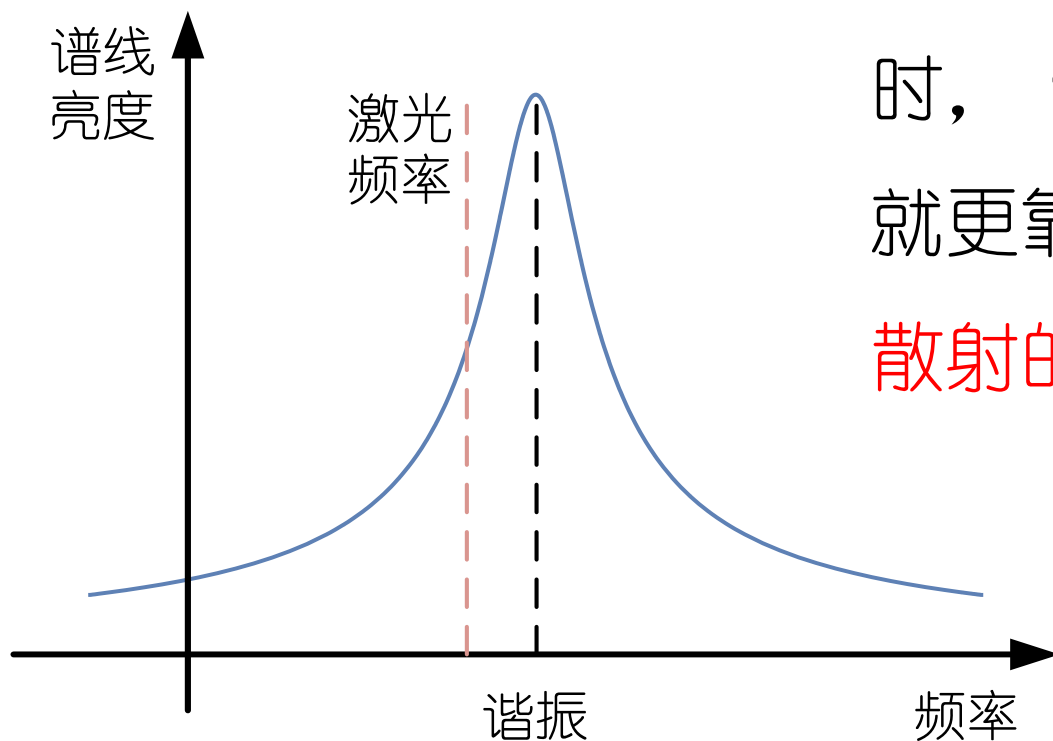
当激光照射  
离子的时候

如果激光激发的是一个电偶极跃迁，且附近没有其它波长相近的跃迁，那么原子的谱线就是洛伦兹型的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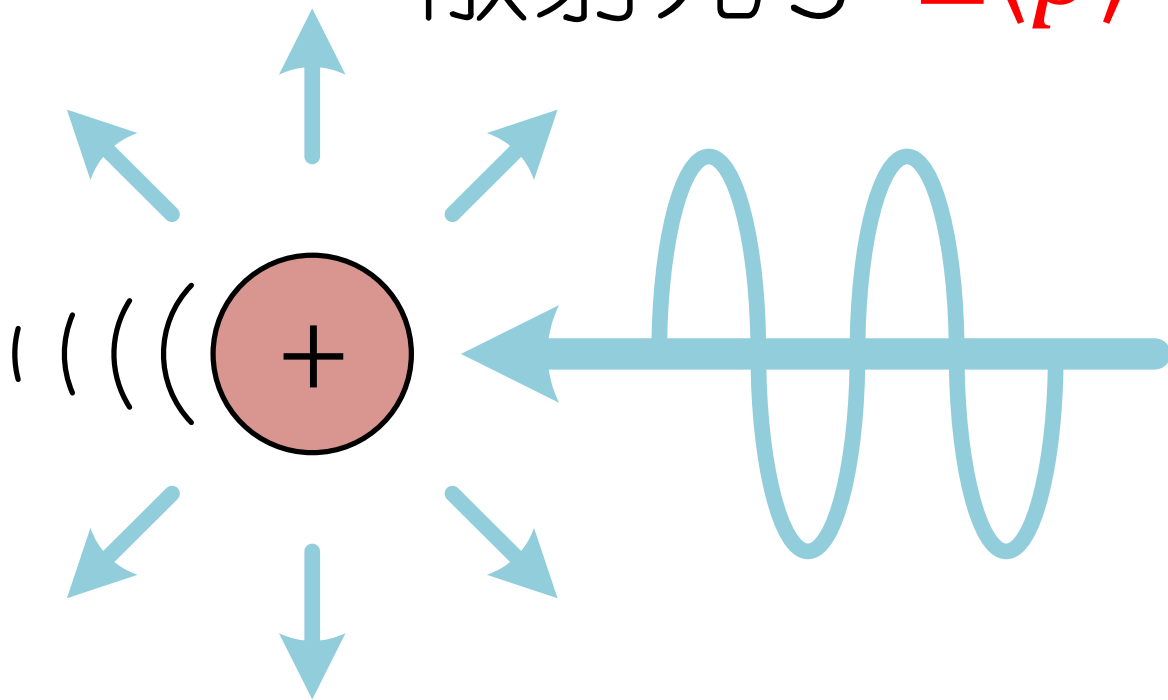
两种效应加  
起来如何？



如果激发的激光频率  
低于谐振（红失谐），  
当离子向着激光运动  
时，“看起来”激光  
就更靠近谐振一些，  
散射的光子也就更多。

当离子散射  
一个光子时

散射光子  $\Delta\langle p \rangle = 0$



吸收光子  $\Delta\langle p \rangle = -\hbar k$



- 当激光照射离子时，离子吸收1个光子，相应的平均动量发生改变
- 当离子辐射1个光子时，由于各向同性，平均动量不变
- 当红失谐的激光照射离子时，若离子面向激光移动，由于多普勒效应，散射的光子会略多些，也就是向着激光运动时，会“受到点阻力”



考虑一个质量为 $m$ 的二能级的离子，其电偶极跃迁的自然线宽为 $\Gamma$ ，某时刻沿入射激光方向的速度分量为 $v$ ，入射激光的波矢为 $k$ 。



则大致上，离子受到的“阻力”为：

$$F = \hbar k \cdot kv$$

吸收一个光子  
损失的动量

Doppler效应引  
起的散射率差异



于是激光的冷却功率即为：

$$P_c = Fv = \hbar k^2 v^2$$



除了冷却，光子的散射还会带来加热：

$\langle p \rangle$  不变，但是  $\langle p^2 \rangle$  增加了  $\hbar^2 k^2$



于是光子散射导致的加热功率大致为：

$$P_h = \frac{d\langle E_k \rangle}{dt} = \frac{1}{2m} \frac{d\langle p^2 \rangle}{dt} = \frac{\hbar^2 k^2}{2m} \Gamma$$





当制冷和加热平衡时，达到最低温度：

$$P_h = P_c \rightarrow \langle E_k \rangle = \frac{1}{2} m \langle v^2 \rangle = \frac{\hbar \Gamma}{4}$$

$$T = \frac{2E_k}{k_B} = \frac{\hbar \Gamma}{2k_B}$$




- 离子在吸收光子时，会获得光子的动量，由Doppler效应导致的正反运动方向的吸收率差异，整体表现为离子动量的损失。
- 离子在散射光子时，会增加自身动量的不确定度，整体表现为离子运动的加热。
- 以上只是一个唯像的粗浅推导，但是结果是正确的
  - Doppler冷却的极限动能为： $\langle E_k \rangle = \hbar\Gamma/4$
  - Doppler冷却的最优失谐为： $\delta = \Gamma/2$

量子比特



通常使用被囚禁的离子的不同电子能级来表示量子比特的 $|0\rangle$ 和 $|1\rangle$ ，所使用的能级类型大致上有：

- 不同的轨道角动量能级
- **超精细能级**：同一轨道角动量的不同核自旋的能级
- **Zeeman能级**：无核自旋的同一轨道角动量的不同磁量子数的能级



哪些离子  
合适？

通常使用**碱土金属**（铍、镁、钙、锶、钡、镭等等）的离子进行实验，因为碱土金属的+1价离子最外层只有1个电子，能级结构与氢原子类似，较为简单。

举个栗子

镱-171离子

$^{171}\text{Yb}^+$

$^2\text{P}_{1/2}$

$F = 1$

$F = 0$

2.105 GHz

369.5 n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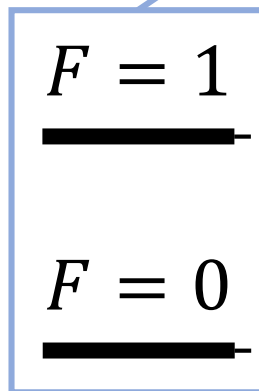
$^2\text{S}_{1/2}$

$F = 1$

$F = 0$

12.643 GHz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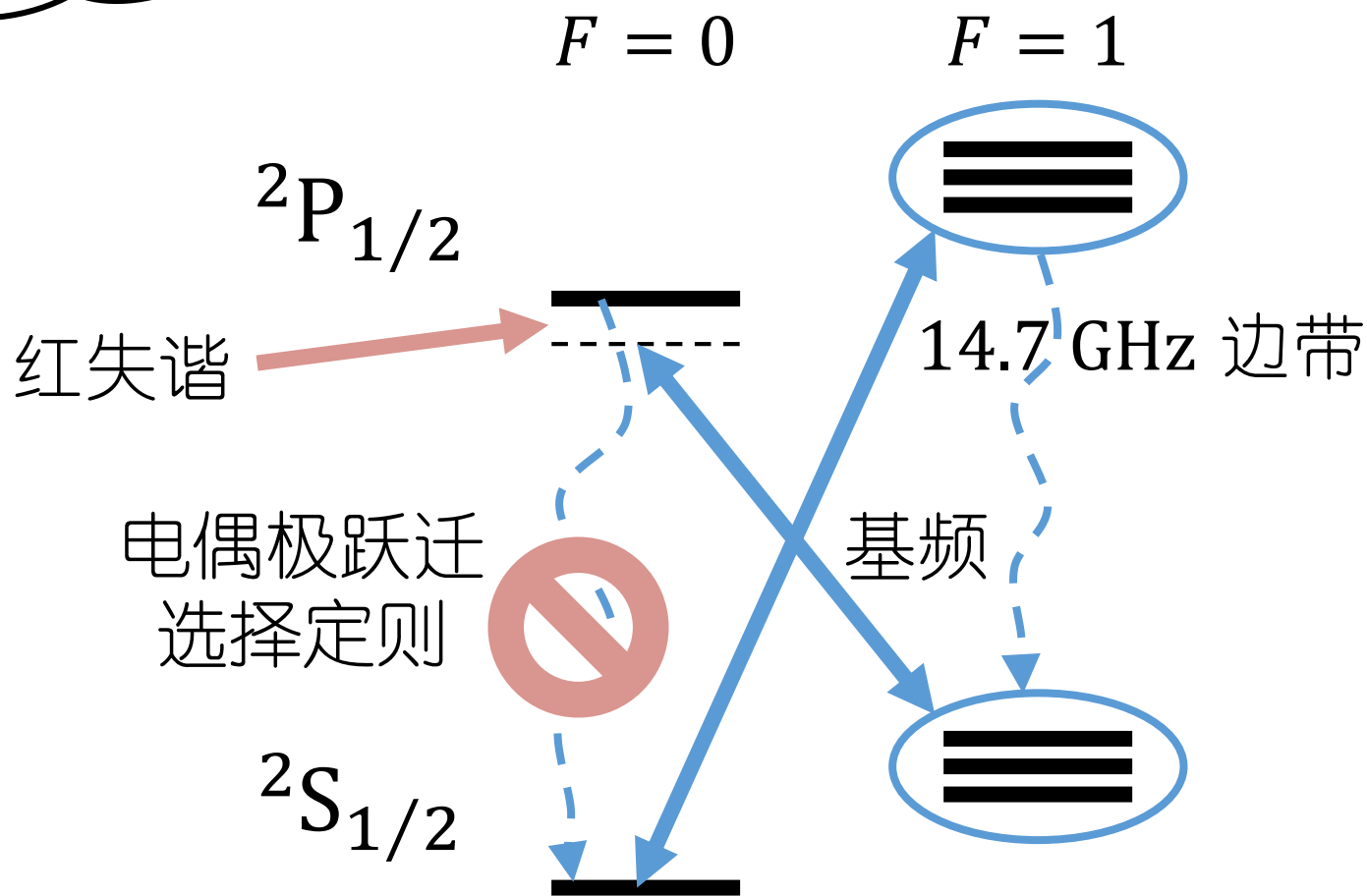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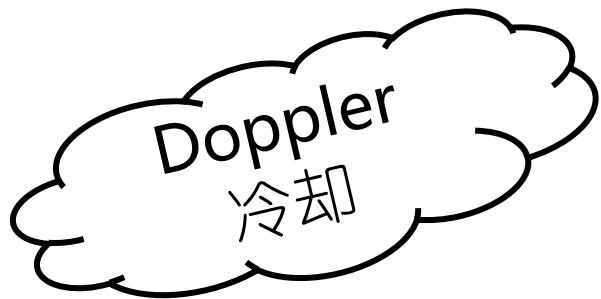
量子比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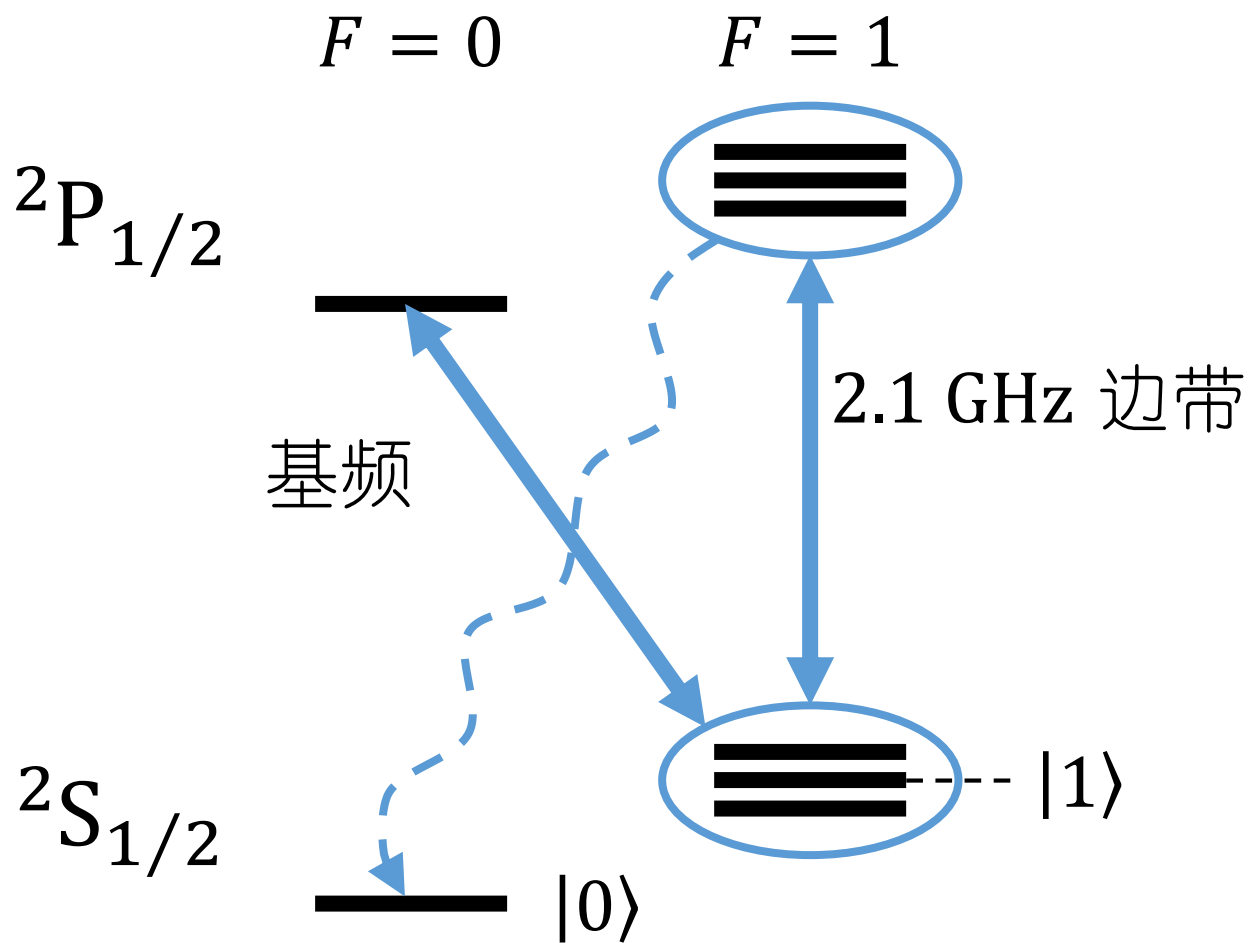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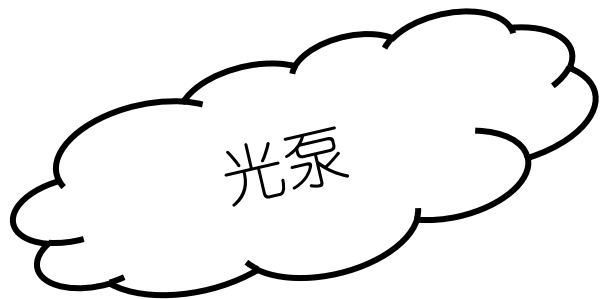


要将被囚禁的离子用于量子计算，还需要实现这些操作：

- 离子的冷却：Doppler冷却
- 量子比特的初始化：光泵技术(optical pumping)
- 区分 $|0\rangle$ 和 $|1\rangle$ ：荧光探测
- 量子逻辑门：改变量子比特的量子态









荧光探测

$F = 0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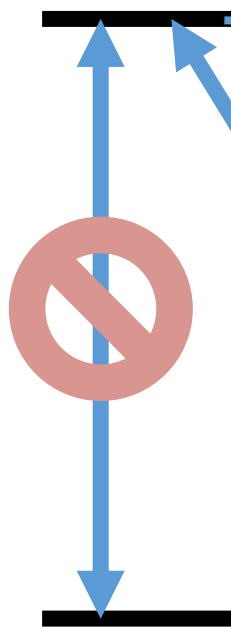
$F = 1$

$^2P_{1/2}$



电偶极跃迁  
选择定则

$^2S_{1/2}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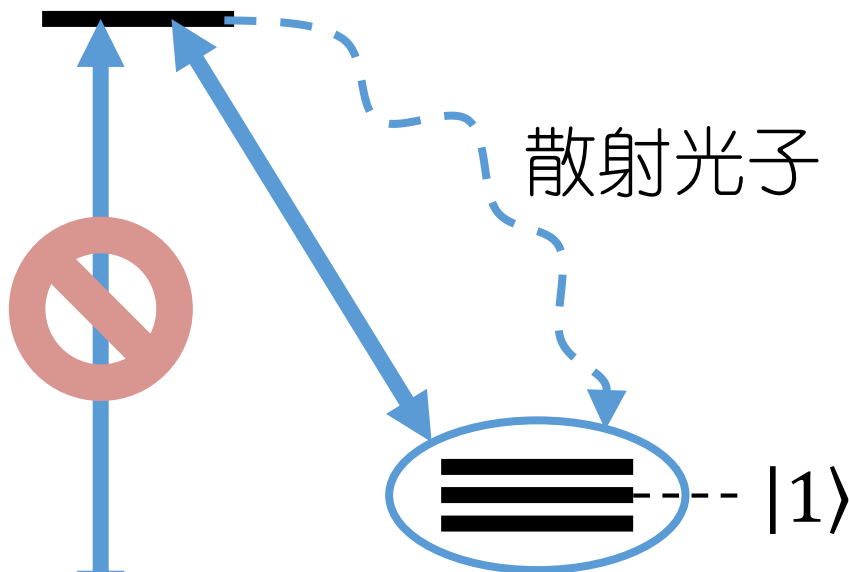


$|0\rangle$

散射光子



$|1\rangle$





超精细能级之间的差别本质上还是磁偶极矩的差别，因此也是磁偶极跃迁，可以用微波信号来激发。整个系统完整的哈密顿量为：

$$\hat{H} = \frac{\Delta}{2} \hat{\sigma}_z + \vec{B} \cdot \vec{\mu} = \frac{\Delta}{2} \hat{\sigma}_z + \Omega \cos(\omega t + \varphi) \hat{\sigma}_x$$

Diagram annotations:

- 能级间隔 (Energy level interval) points to  $\Delta$ .
- Rabi频率 (Rabi frequency) points to  $\Omega$ .
- 微波频率 (Microwave frequency) points to  $\omega$ .
- Pauli算符 (Pauli operator) points to  $\hat{\sigma}_z$  and  $\hat{\sigma}_x$ .

看起来和标准的  
不一样？

第一步：相互作用表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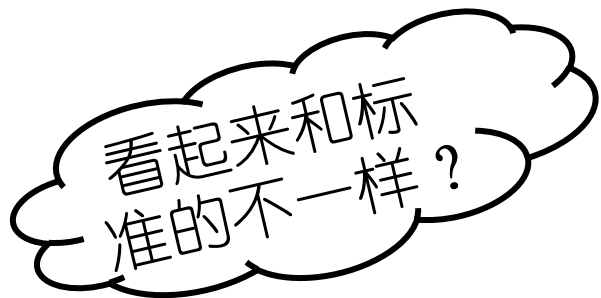
$$\hat{H} = \underbrace{\Delta \hat{\sigma}_z / 2}_{\hat{H}_0} + \underbrace{\Omega \cos(\omega t + \varphi) \hat{\sigma}_x}_{\hat{H}_1}$$

$$\hat{H}_I = \hat{U} \hat{H}_1 \hat{U}^\dagger, \quad \hat{U} = \exp(i \hat{H}_0 t)$$

$$\hat{H}_I = \Omega \cos(\omega t + \varphi) \left( e^{i\Delta t} \sigma^+ + e^{-i\Delta t} \sigma^- \right)$$

$\sigma^- = |0\rangle\langle 1|$

$\sigma^+ = |1\rangle\langle 0|$



## 第二步：旋波近似

$$\hat{H}_I = \Omega \cos(\omega t + \varphi) (e^{i\Delta t} \sigma^+ + e^{-i\Delta t} \sigma^-)$$

$$= \frac{\Omega}{2} \left[ \cancel{e^{i(\omega+\Delta)t+i\varphi} \sigma^+} + e^{-i(\omega-\Delta)t-i\varphi} \sigma^+ \right.$$

$$\left. + e^{i(\omega-\Delta)t+i\varphi} \sigma^- + \cancel{e^{-i(\omega+\Delta)t-i\varphi} \sigma^-} \right]$$

- 只保留低频成分



$$\hat{H}_I = \frac{\Omega}{2} [e^{-i(\omega-\Delta)t-i\varphi} \sigma^+ + e^{i(\omega-\Delta)t+i\varphi} \sigma^-]$$



相互作用表象“转回去”

$$\hat{H}'_I = \frac{\Delta - \omega}{2} \hat{\sigma}_z + \frac{\Omega}{2} [e^{-i\varphi} \sigma^+ + e^{i\varphi} \sigma^-]$$

一些

其他内容



- 离子的温度很低，其在阱中的振动也是量子化的
- 离子的振动可以用称为声子(phonon)的准粒子来描述，是一种玻色子
- 有多个离子的情况下，每个简振模对应一个玻色子的模式，模式中声子数的多少对应其振动幅度




振动也是  
量子化的

由于激光的光子动量比较大，用受激拉曼过程可以耦合离子的内部自由度和声子自由度，实现(anti-) Jaynes-Cummings相互作用：

$$H_{\text{JC}} = \frac{i\Omega}{2} (\sigma^+ \textcircled{a} - \sigma^- \textcircled{a^\dagger}), \quad H_{\text{aJC}} = \frac{i\Omega}{2} (\sigma^+ a^\dagger - \sigma^- a)$$

声子数升降算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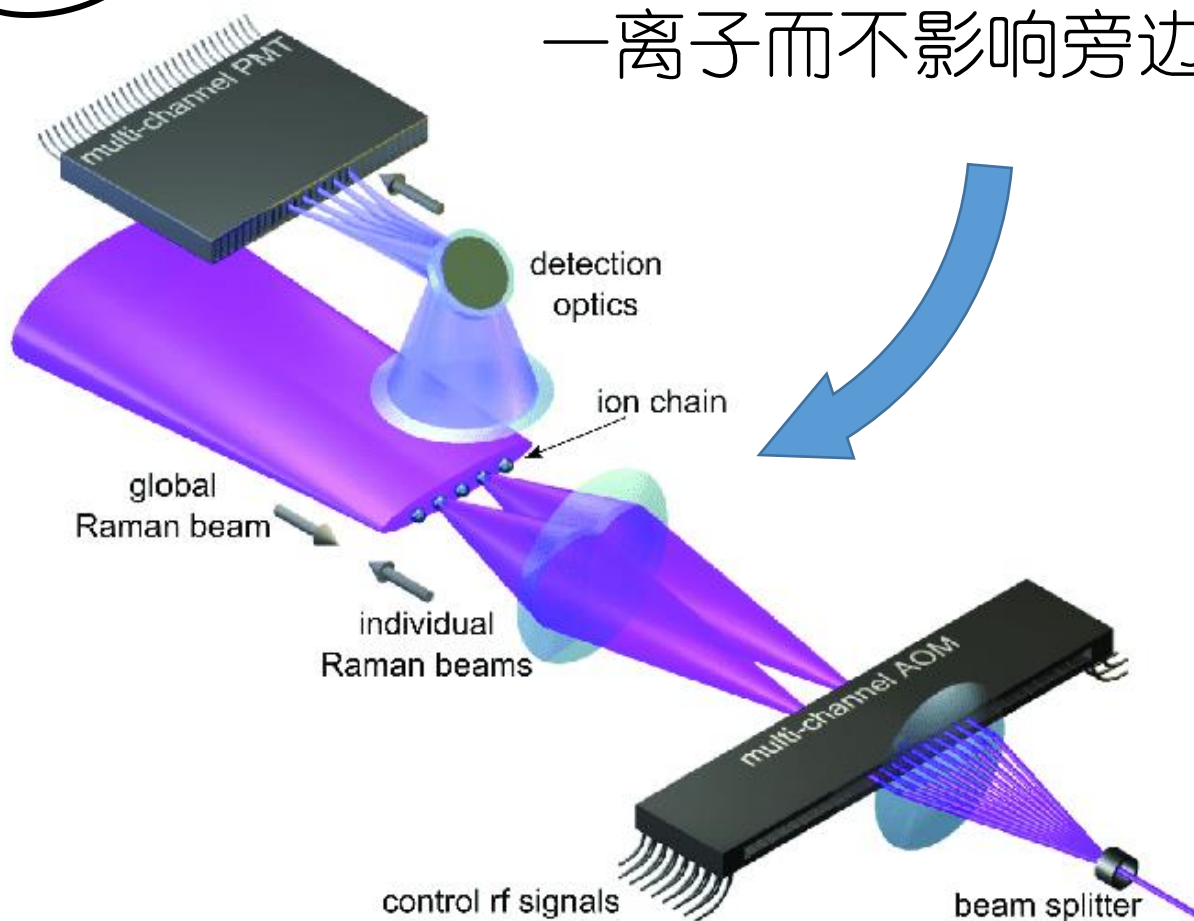


振动也是  
量子化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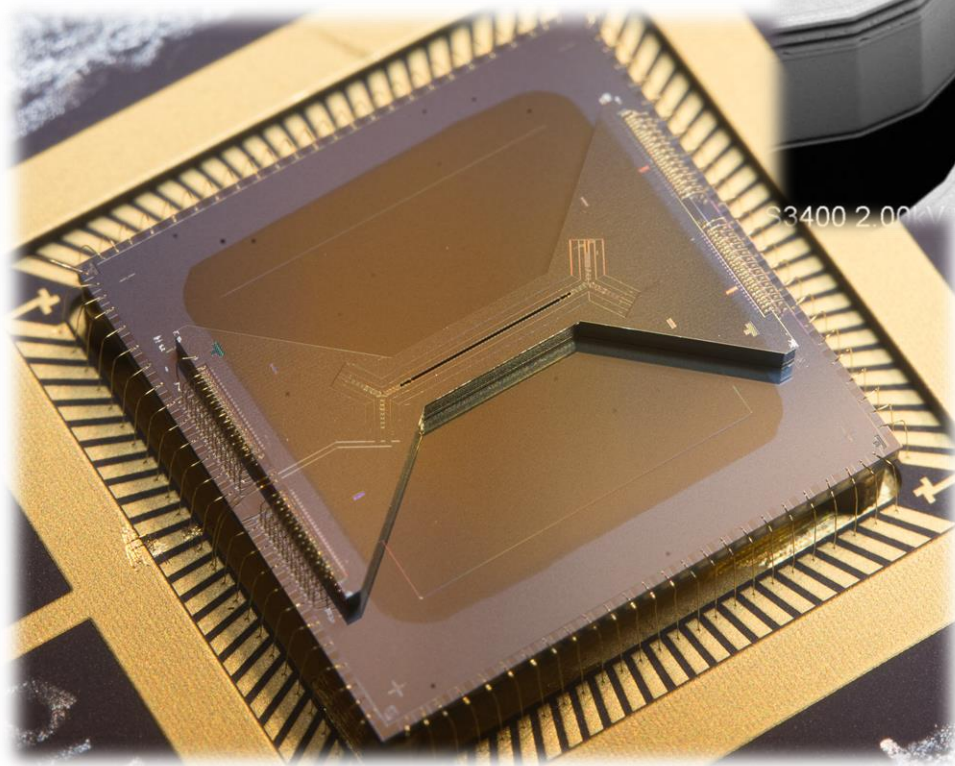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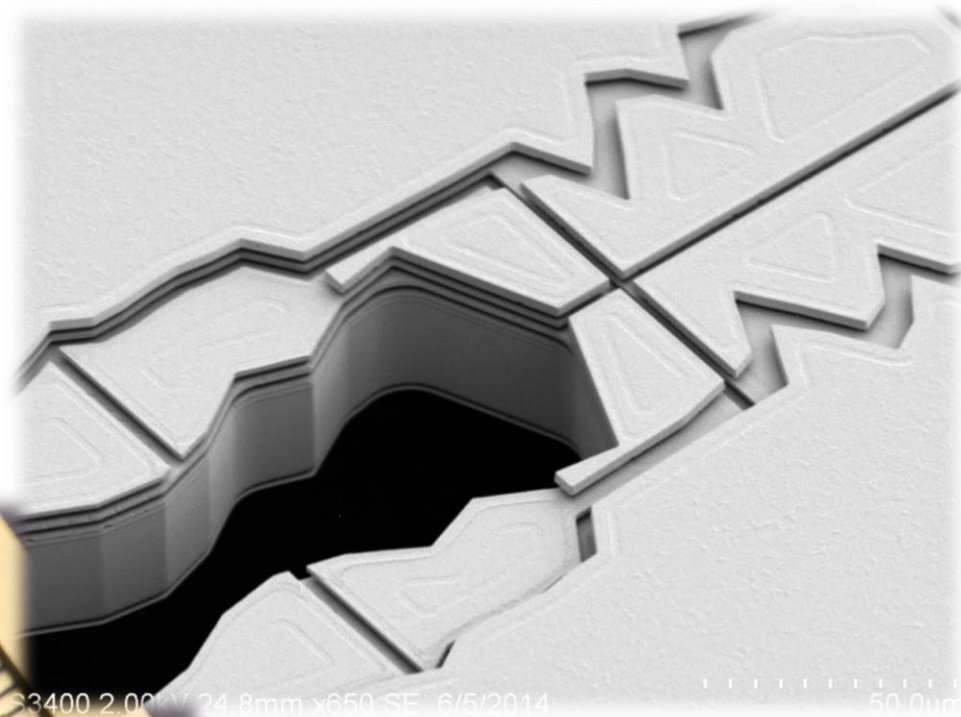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内部能级是“自己的”，而声子能级是所有离子共通的，所以声子能级可以作为媒介来纠缠两个不同离子的内部量子态，实现同一个阱中不同离子之间的两比特逻辑门。

独立操控

用高度聚焦的激光束照射单一离子而不影响旁边的离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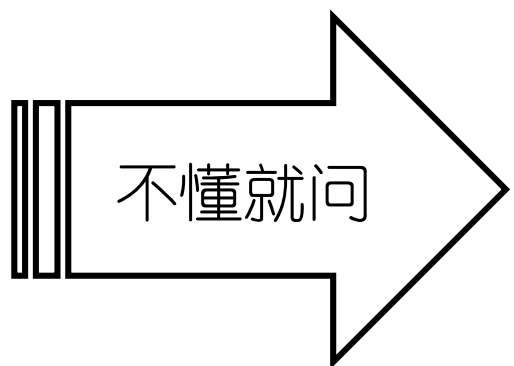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些很  
炫酷的阱



离子可以  
跑来跑去

# 讲完了



我的邮箱：

[zhangjh6@sustc.edu.cn](mailto:zhangjh6@sustc.edu.cn)